

忆

By 莹莹 欧凡与风车 4 天前 (3/26/2019?)

家鼐，我的拗公公，在写你幼年至青少年的故事时我偷偷给你取名拗儿，写到你成年与我在一起时就叫你拗相公，后来你就成为拗公公了。因为你自幼执拗，台风把妈妈的钱吹到院子里，第二天，九岁的你坚决不准妈妈把还在地上的钱捡回来，说那也有可能是别人家的，因为那时台湾的院子没有篱笆隔开。即使妈妈说钱数是对的，你也不认可，用那钱买的菜，你一口不吃。你一生执拗，某次旅行回家，胃出血，你坚决不去看病，理由是：现在我的情绪不适合住院。那次我每天给你吃云南白药，每天化验大便，终于在一星期后，大便不像柏油那么黑了。四年前，你胃大出血，差点把命丢了，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执意要出院，医生劝不住你，只好找主任，主任弄不过你，于是我们出院。在家躺了好长时间。你执拗到生命最后一刻，按照自己坚持的方式，安详温柔地、轻轻地、轻轻地走了，不愿意惊动任何人。

朋友都知道拗公公是谁，就你自己不知道。因为你不看微信，你不用电脑手机，所有稿件都用手写，你不苟世俗、不随大流，你的思想行为举止与众不同，我说你是怪人，你从不承认。一位很老的朋友几十年前就说，家鼐是奇人雅人。我们又有老朋友说，家鼐外表儒雅，谦谦君子，像个古代士大夫，精神上则充满西方思想，充满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具有缜密的数理逻辑思维。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使你能够中西结合无缝，文理兼顾无瑕。你是个矛盾体，你平淡安详冷静的外表下是澎湃的激情，理性和感性同样的充盈，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以含蓄温和的方式表达，你的快乐经常夹杂着忧伤，你在众人之间经常感到孤寂。连我们两人，也是合成的一个矛盾体，我们性格极端相反，你隐藏着感情，惜字如金，我兴致所至口不择言，毫无保留；你凡事安静隐忍，我遇事反应激烈；你无比自律，做事严密规划，准点做一定的事，深入钻研，我则毫无纪律，想到什么干什么，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从不深入探究；你的字迹一如你的人，细密娟秀却也遒劲，我的字迹则是粗疏无章法；我们连饭菜胃口都相反。然而一切又是和谐圆满的，我们自

己都觉得奇妙，以至于我们在女儿背后，经常带着善意取笑她，弄不清楚她有什么本事把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结合得那么平衡完美。我想，深深的纯净的爱和相同的价值观有能力将一切反极融会。

你常说：你怎么这么傻，嫁给我。我总是回答：我怎么这么聪明，嫁给你。对于世间事我的确是幼稚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不过，我也有偶尔聪明的时刻，我想，我一辈子做的最聪明的一件事，就是与你相结合。

当初，我们初识，只见一面，感情就碰出火花。台大心理系的同学要大家填心理分析的表格，我们为了好玩，也填了。测试中有一条是，你为什么爱对方，我们两个人都填不知道。让大家填表的同学后来说，这是最纯粹最纯洁的爱情。在一起六十年了，这种纯粹没有沾上一丁点杂质。

我们年轻的时候在柏林，你看着大道两旁的白杨树，看得非常认真，你对我说：“你看，这些白杨树是两棵两棵种在一起的，它们纠缠着一起成长，不过彼此留着空间，它们既是一体，又是各自独立的。”你看着它们，心里很是感动。你就是如此用心如此细心如此带着感情观察着品味着自然界和周围环境的一切。你看着巴黎一家书店旁边的流浪汉、柏林地铁出口的乞丐、我们院子里那只你认为特别聪明的猫，或者窗台上轻啄面包的鸟儿，都会有出人意料的感悟，堪比诗和哲学。

在家里，你有各种笑，坏笑，微笑，哈哈大笑，幽默的甜笑，无奈的苦笑，带泪的自嘲的笑。这些笑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在我们共同生活的最后两年里，你经常说活得辛苦，不过你没有忘记自嘲，觉得日子艰难而你无可奈何时，你会说 *C'est la vie!*遇到忘记了某个书里的人名时，你拍拍脑袋，说 *Schande!*遇到你打翻东西时你还会用台语说夭寿啊（真要命）！你自然更不会忘了取笑我。取笑我，大概是你很大的乐趣，你一眼就能够看透我，似乎有读心术。而我也有自己的乐趣，每天都能发现一个新的你。你整个人太丰富了，让我感受到你瘦弱的躯体源源不断输出的生之趣，你把我的生命唤

醒，我的生命因为你而丰富生动快乐，总是在欣喜与满足中。我所能给予你的仅仅是倾听，接纳你的苦闷和忧伤，给你最大的空间和时间，让你能够成为你之所是。和我在一起，你是放松自由舒适也安心的。有一年中秋，予霞从德国、家凤从美国来，喝下午茶时，你忽然心里难过，想去校园走走，家凤起身要陪你走，你摇摇手，说，还是让嫂嫂陪我吧。我陪着你，你推着我的轮椅，到院子里一张长凳边，你躺在我身边。我们默默一起待了很久，等你心境平稳了，才回家。两年前，你摔坏了髌骨住院时，半夜做噩梦，让护工叫我，我下床，你见到我就像个孩子般哭了，我们紧紧握着对方的手，我用另一只手抚摸你的脸，于是你逐渐安静下来，直到睡着。我不会用语言安慰你，你的深沉的苦，并非苍白的语言能够消减的。在医院里，有天夜里，你握住我的手说：“我们能够相守。”那一刻，我两人都获得了安慰。

日常生活中，我处处感受到你根深蒂固的浪漫情怀，你到最终也要浪漫，你说，我们的骨灰要撒在八里的海水里，那是我们定情的地方。你从不过生日，也极少在外面店里吃饭，然而，好几年前在生日那天，你郑重其事地邀请你的学生郝荣霞和刘恒亮在饭店吃饭，主要为了预先交代给他们，我们的骨灰要撒在八里的海里这件事。一起在那儿游泳的那天是你我一生最快乐的一天。从淡水到八里的渡船上，澄明清澈的爱意发自心底，无需任何甜言蜜语，我们就认定身边那个人，是要永生相伴的那一位。你后来翻译布莱克的诗：“千万别把爱情倾诉，爱情只合藏在心里；因为，柔风的吹拂既无声，也无影。”以及“指掌握无限，刹那宅永恒”说的大概就是我们那一刻的感受吧。

我们有许许多多从年轻开始的美好或者磨难的记忆。你服兵役时，我到车笼埔训练营地去看你，你是那般羞涩。在冈山服役时，你胃出血住院，我跑到冈山看你，这时你的惊喜超越了你的羞涩，你躺在病床上，在一群大兵之间，拉住我的手就亲了起来。在屏东服役时，你大出血晕倒在地，差点救不活，那次手术，你的胃切除了四分之三。我跑到屏东，就一意住在你单人房里照顾你，那个时候，你已经完全不顾大兵们的取笑了。在台大时，我们偷偷在外面租房同居，在那个时代，这需要勇气。在德国求学工作的日子里，我们一到假期就到处玩，站在公路旁，举手招呼，就总有车停下载我们一段

路，等到我们自己有车时，也常载着路旁招手的人。那是个好时代，人与人之间少有隔阂。周末我们找各国各地人开的饭馆品尝不同食品的味道，带着予霞在雪地里散步，接着进入咖啡馆，喝热热的咖啡或可可，吃黑森林蛋糕。回到大陆，最初我们还是傻傻地，周末跑到全聚德吃烤鸭，谁知道要排队，排到了还得坐在油腻腻的饭桌边，还没吃完，服务员就一脸不耐烦地收椅子扫地，受不了这种粗鄙的对待，我们干脆不出去了，周末总有几位也从国外回来的朋友来一起吃点简单的饭，主要是聊天。其实，从根本上说，你是开朗好客的，这一点，大概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以前，此地风气未开，你从师院聚餐回家，经过我和两位年轻学生吃饭的饭店，你冲进店，见到我们，直接先抱着我亲吻一下，再跟人打招呼，店里的客人都偷偷地笑了。我们生活在德国的时候，你会不时带回一枝红玫瑰送给我。到了大陆，没有鲜花，你很郁闷，到了九十年代初，居然让你见到鲜花了，一天你买回一把菊花，高兴地举到我面前，正好高素贞在我们家，她问，这花花花了多少钱，然后她大不以为然地说：“家鼯真是的，这钱可以买四斤牛肉呀！”这时，你的笑意包含着快意和无奈。

我们还有快乐地一起工作的时光，陈敬容编的那本《近代中外抒情诗鉴赏辞典》中德语部分是你翻译的诗我写的赏析文字。那些日子里，夜里工作完毕，我们便喝酒聊天，回想起来真是愉快。我还想起，一次，我写完一篇论文，想请你帮忙过目一下文字，你说：“你的这点小本事足够应付他们了。”于是你并不替我看，这也使我开心。

以前，我们每年都去北戴河玩，最早是跟着外专局组织的老外一起去的，后来有单位组织去。我坐轮椅后，我们还是每年去，这时作为个人已经可以自由住进宾馆了，后来你的胃吃不了宾馆的饭食，我们便租房购置床铺被褥冰箱以及诸种家用品，自启炉灶，在那儿住了一个多月。我套着个大车轮作为

救生圈，每天一个人在海里自由自在地游着，你则仅仅下水随便游几圈，大多数时间是坐在太阳伞下读书，不出去游泳时，你就翻译或者写作。

曾经，你每年都要在国内旅游一趟，大约二到三个礼拜，你的旅游地东西南北都有，大半是寻觅古代诗人的足迹。每到一个地方，你立刻打电话回家，接下来也是每天有电话跟我说个大概，夜里，你就写游记，你告诉我，游记是为我写的，说，这是我们两人一起走的路。你的文采自不用多说，你满带趣味的眼力，实在令我惊喜。在我以轮椅度日的日子里，十万字的游记陪伴我走了全国的东西南北。

你从未对我说过什么甜言蜜语，你对我说的话是每每让我落泪的知心话。比如你翻译了布莱希特《四川好人》里面一首诗：“觅我所爱，与之双飞，衣带渐宽终不悔，不羨山盟，休问郎心，觅我所爱，与之携行。”你拿给我看，说：“送给你的。”送给我的书上写的“在这些时而谨慎择路，时而信步所之的字行里，你将找到我们共同的安慰”，“相守四十载，甘苦两心知”（如今应该改为相守六十载了），“相濡以沫亦苦，化作诗魂每解颜”。你把翻译的荷尔德林的诗给我看，“圣洁的人儿！我曾经常烦扰你，搅乱了似上界的宁静，而你得自我的，往往只是更隐秘更深刻的生之痛苦。”你说，其实你不适宜结婚，然而，我是那么满足，我感谢上天送给我如此宝贵纯净可爱的礼物。

在你摔倒做手术后的最后两年里，你非常努力地练习行走，每天中午和下午两次到我房间，我给你按摩，问你舒服不舒服，你说：“你按摩，我当然舒服了。”朋友怕我辛苦，说让阿姨按摩就行了。他们不知道，这是我们两人苦中作乐的一种形式，我把这件事当成我们两个老小孩在一起在玩耍。每天下午茶时间的举杯对饮，也是我们苦中作乐的一种形式。是的，你非常注重生活中的仪式感，一直到最终，都没有放弃。我本希冀，借着玩耍，你能够重新点燃生之趣。

你温柔悲悯之心，与生俱来。你对我讲过：“那时候，大概是五岁上下，我在家里二楼阳台上望出去，见到妈妈的陪嫁丫头手上挂着一个竹篮子，站在河对岸东张西望，好像在等什么人。后来听家里人说，她被人拐走了。那个情景，使我心情沉重。一辈子忘不了，一辈子带着沉重的心情。”

正是这份对苍生深深的悲悯之心，以及对开启民智的恳切期望，对文化和教育的衷心关怀，总是使你忧心忡忡。为此，你殚精竭虑地学习和工作，你的“情、知、善三界逆旅”记录了你如何学习如何成长的经历，那篇东西读来令人动容。你说，五十岁之后，已记不得是哪一年，你才读到罗素的这几句话：“支配我一生的是三项激情，单纯却凌驾一切：对爱情的渴求、对知识的探索和难抑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你一再用他的话来审察自己，才发现你的一生也是为此而生。你把罗素的话说成是情界、知界、善界的追求，以此为线索，记录了你的心路历程。

然而，对许多事你无能为力，你曾想办一份一个人做出来的报纸，但这只能是梦想。你说翻译诗并非本意，你最用心翻译的是法国思想家 Paul Hazard 两部关于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欧洲思想史和美国作者 Gertrud Himmelfarb 的《通往现代之路》，翻译中还做了批注，手稿六千页。以孱弱之病体及拳拳赤子之心做无用之功。老来，你把毕加索的那幅堂吉诃德手握长矛坐在马上的画作为你的标志，小树把为你设的公众号命名为《欧凡与风车》，而予霞在她少年时代就刻了一块风车图章送给你了，你十分高兴，说，女儿懂你。你的幽默和自嘲在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画里不言而喻。

十年前，你们台大同班同学要举办同学会，辗转通知到你，你回信中的一段说：“1976年莹莹和我回到大陆。早期还觉得有一些用武之地。后来突然顿悟，我也就早早息影江湖了。退休近十年，唯有苦读度日，名为隐士，实际上并不修炼，只是逆波戏浪，求其所安。我们的大问题是皮囊已经快要归土。莹莹二十年前因脊椎神经肿瘤做了手术，此后即靠轮椅代步，还要常常经受手术后的疼痛干扰（她仍继续教德国文学，直到今年初才退休）。我也

从那时起为胃病所困，屡治无效，现在已不能同常人一样饮食，只靠吃蔬菜和谷物度日。近年又加上痛风和突发耳聋（仅左耳还剩下半听力），牙也去其大半，所以已有几年足不出户。总结起来是：五官中唯慧眼、五脏中唯赤心还略具当年本色，其他皆不堪问了。”这信里满是无奈与自嘲。

你十多年前的诗，“一个瘦弱的男孩，气机蓬勃，灼然的眼神里蕴藏着生之火，却就是不肯站到前排”，是你孩童时的写照。而以下这一句，“老人静如雕像，安详的眼里荡漾着生之泉”则是你的预言，到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你果然静如雕像，眼神却是明亮有神采。你以村头的老树自况：“你默然地把世纪的现实与神话，织进年轮，在瘢痕累累的躯干里深藏。”当你写下“梦里的灵犀已燃尽，流浪者的背篓已罄”时，已经预知一切将要结束了。于是有了后来的“轻轻地”那首诗，那是你的告别诗。

你的辛苦和无奈我看在眼里，你心底的孤独寂寞我知道，“我的寂寞像岩缝间的冷泉，一丝丝，渗自心间的块垒”，那儿，是我进不去，也不能进去的处所，我尊重你，不侵入那里面干扰你，我知道，留着这份孤独心境对于你有多么重要，你需要偶尔独自在心底温柔地品尝它，与自己的忧伤相处。

我只能无能为力心疼地看着你把自己燃尽，最终，你真的是油尽灯枯了。

你一生做了你认定要做的事，爱着你认定要爱的人。你曾经对我说过，我们两人非常幸运，能够一辈子保存本色，做我们自己。

你走得如此安详，这是我的安慰，我们两人都没有遗憾。

我的拗公公，我的情人我的挚友我的夫君，如今你挣脱了一切枷锁，你高尚可爱的灵魂自由地飞翔在宇宙之中，有幸的话，不久的将来，你我之魂兴许还能在那美地相遇。

发自我的 iPad